

**拒美富商百萬聘娶台名酒家女投缳死**

賴先生從外面回來，說是在等「鮑秋」。然後一人坐客廳收音機。老婦人說：「鮑秋」於十一時過後回家，與賴同在一起聽了一會兒收音機，便回到臥室，不久，他經過臥室，聽見「鮑秋」在不斷的哭泣，她便拍門安慰她，不要悲傷。但她不知道「鮑秋」為什麼哭。

警方向賴某，賴說：他六時與「鮑秋」住處等她，因為她不知道「鮑秋」有什麼話要告訴他。

賴說：「鮑秋」從酒家下班回來，開始嘔吐，繼而哭泣，在斷斷續續中他聽「鮑秋」說：有一筆五萬元的錢給一個姓廖的男友，那姓廖的給了一張第八信用合作社的支票給她。因為那五萬元內有一萬八千元是她向朋友借的，急需償還，所以十分煩惱。

人遺書給妹妹，提出自殺原因。自殺前在酒家談笑自若，開始嘔吐，繼而哭泣，在斷斷續續中他聽「鮑秋」說：有一筆五萬元的錢給一個姓廖的男友，那姓廖的給了一張第八信用合作社的支票給她。因為那五萬元內有一萬八千元是她向朋友借的，急需償還，所以十分煩惱。

賴說：「鮑秋」告訴他，她的環境十分淒涼，她的母親很憐憫，沒有人照顧。她的兄弟也無能奉養她的母親，使她的負擔十分沉重，再加上她自己的身體，便壓不住悲傷哭泣。

賴說：我們談了很久，到了將近天亮，約五時許，他便勸她睡覺，他自己便在沙發椅上假寐，沒有想到當他醒來，「鮑秋」已自殺死亡，這是她絕對想不到的事。

賴承認與鮑秋達半年來的感情不壞，但是他對她很尊敬，沒有把她當酒女看待。他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純潔的」，並不如外界所說的他們有同居之嫌。她的兄弟也無能奉養她的母親，使她的負擔十分沉重，再加上她自己的身體，便壓不住悲傷哭泣。

賴是一個有家室的男人，並有四個子女，他承認常到黑美、酒家捧「鮑秋」的場，而且他一向不把「鮑秋」當酒女，她把她當一個好朋友，所以從衆多競逐的酒客中獲得「鮑秋」的青睞，但那也祇限於「純潔的友誼」。

據「鮑秋」的妹妹淘說：

月夜遊郊

小丁是一位洋人的經理。

莉莉是一個交際花。

由於他們兩個人相識很久，所以，歌台舞樹中，固然是常有他的影子，就是酒店與公寓裏面，他常見他們出入，因此，在別人的眼睛中，他們實在是一對情侶。

原來，小丁便攜了汽車與莉莉一起到郊外去遊車河。到了一個靜寂的地方，他停下了車子，與莉莉一起到郊外去遊車河。到了那裏，小丁大喊：「喂！我們出去遊車河好嗎？」莉莉點頭。

後來，小丁便攜了汽車與莉莉一起到郊外去遊車河。到了一個靜寂的地方，他停下了車子，與莉莉一起到郊外去遊車河。到了那裏，小丁大喊：「喂！我們出去遊車河好嗎？」莉莉點頭。

他又問道：「喂！我們到汽車的後面，在那裏。

因為我歡喜與你站

新故聞

第二集

西遊記

文藝

新片

時裝

教育

新片

華哥法國大拿加

華機發元

Yuen Fat Wah Jung CO. LTD.
262 PENDER ST. E. VANCOUVER, 4, B.C.

新電話 682-6574 682-6575

新鮮蓮藕 沙坪粉葛 紅芽芋仔
靚冬瓜仔 桂林馬蹄 大個沙葛香港 高陞老餅家出品
置黃蓮蓉月餅 純淨豆沙月餅雙黃蓮蓉月餅 五仁甜肉月餅
七彩花猪仔籠

新到

有限公司 興泰
TAI HING COMPANY LTD.
265 E. Pender St. Vancouver B.C. Canada
電話 MU 4-1028清甜蕉汁
廣合腐乳
瓜菜
大紅咸旦
五彩皮旦
雙喜腐乳
海藻鮑魚
豉汁蘇鮑
清湯搖柱
鮮肉
雜貨齊備
快捷妥當
專車送貨

電話 MU 4-1754

經漢黃

Wong Horne Agencies

Insurance Agent

441 Gore Ave.
Vancouver 4, B.C.

神雕侠侣

著

(三十八)

已繞過二人身旁，搶在前頭，轉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故人，曾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

另一個矮胖道人冷笑道：

「你有福自

已上去，讓路吧！」

說着突然橫掌揮

出，他這一掌快捷無比，郭靖只得向

右一避，那知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故人，曾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

另一個矮胖道人冷笑道：

「你有福自

已上去，讓路吧！」

說着突然橫掌揮

出，他這一掌快捷無比，郭靖只得向

右一避，那知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故人，曾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

另一個矮胖道人冷笑道：

「你有福自

已上去，讓路吧！」

說着突然橫掌揮

出，他這一掌快捷無比，郭靖只得向

右一避，那知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故人，曾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

另一個矮胖道人冷笑道：

「你有福自

已上去，讓路吧！」

說着突然橫掌揮

出，他這一掌快捷無比，郭靖只得向

右一避，那知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故人，曾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

另一個矮胖道人冷笑道：

「你有福自

已上去，讓路吧！」

說着突然橫掌揮

出，他這一掌快捷無比，郭靖只得向

右一避，那知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故人，曾欲上山拜見，相煩指引。」

另一個矮胖道人冷笑道：

「你有福自

已上去，讓路吧！」

說着突然橫掌揮

出，他這一掌快捷無比，郭靖只得向

右一避，那知另一個瘦道人與那矮道

人武術上練得絲絲入扣，分進合擊，

身說道：

「二位道兄請了。」

說着唱

跟着一掌

自右向左

將郭靖攔在中間

踏行禮。

兩個人見他身法如此迅速，臉

現驚惶之色，一見他躬身行禮，只道

他要進內勁暗算，二人向左右一閃，

齊聲喝道：

「你幹甚麼？」

郭靖道：

「二位可是終南山重陽宮的道兄麼？」

「一個道人沉着臉道：

「是便怎地？」

郭靖道：

「在下是長春真人丘道長

